

名家力作

和平年代

洪峰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和平年代



长篇小说

洪峰 著

中国
社会
出版
社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 邮政编码 100032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1 插页:2 字数:250千字

1995年6月第一版 1995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,000册 定价:13.80元

ISBN 7-80088-625-5/1·69

献给母亲和愿意做
母亲的女人。她还有什
么不能失去的呢？

· 第 1 章 ·

一个人的结局

4月16日，麦克阿瑟离开东京，飞往旧金山，受到当地成千上万名疯狂崇拜者的热烈欢迎。19日，他乘“巴丹”号专机，于午夜零时32分抵达华盛顿国家机场，受到马歇尔、布莱德雷和白宫代表哈里·沃思以及1万1千名华盛顿市民的热烈欢迎。当天晚上，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，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体成员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。麦克阿瑟以感人肺腑之言说：“我的军人生涯现在就要结束了，慢慢地消逝了；一个按上帝旨意尽心竭力的老兵消逝了。再见！”

——《一位将军的一生》

段方趴在泥泞的弹坑里，他的脸上有几处擦伤。泥水和几缕鲜血混成肮脏的图案。其实这里已经远离了步兵之间直

接交锋的战线。在黎明之前的穿插行军中，段方始终紧随团指挥部寸步不离。段方掉队是天将破晓的几分钟之前。

那时候部队进入了指定位置，将近一千人的16团都伏在山下的乱石丛里。段方和团部在离最前沿稍远些的一小片落叶松林中。团长和副团长都亲自担当突击38营和第9尖刀连的指挥。在松林里，是团参谋长和一群参谋人员。段方是新华社赴朝鲜前线的战地记者。他能混进突击团全靠了团政治委员的庇护，可惜政委在穿越封锁线的时候中了一发炮弹。并不是联合国军有目的炮击，只是出于黑夜的习惯。只打了三发，第二发正落在政委身边。那时候政委的鞋带松了，他朝旁边跨出两步，队伍喘吁吁从他身边走过去，他蹲下身系鞋带。政治委员是一个很注意军容整洁的军人，这使段方天然地对政委感到亲近，就在政委直起腰的时候，那颗炮弹爆炸了。政委是一个有相当战斗经验的军人，一般说来他肯定在炮弹落地之前就可以判断出弹着点，但这一次他毫无反应，不知为什么。

大家看见强烈的闪光，爆炸的冲击波把附近的士兵撞得连滚带爬。待大家镇静下来之后，政委已经没了踪迹。一个很深的弹坑旁边有一些粘稠的液体。

团长从前边跑回来，他用手捂着手电筒看了一会，他直起身看看天空，这时候天上都是乌云，不知道有没有月亮，前后左右还不时有零星的爆炸声和微弱的火光。团长说：“往前传，继续前进。延误时间的，枪毙！”

其实政委延误了大约十分钟，但他已经死了，连尸体也没剩下。段方对政委的粉身碎骨来不及悲伤，他必须紧跟队伍。直到潜伏下之后，段方才进入了一种说不出的状态中。他摸出日记本，凭着感觉写字，他试图回忆政委的生前形象，但却没

有收效，他只写下两句话。

16团政治委员是一个书生气很足的军人，他特别喜欢在战斗间隙写诗——分行的散文。

这时候段方听见了参谋长的声音：“攻击时间到了。”几乎同一时刻，天空中划过一条条耀眼的弹道，那是中国士兵熟悉的多管火箭炮在发射。眼看着对面的山坡上成了一片火海，这种犁地式的炮击进行了大约五分钟，然后是大口径榴弹炮的延伸射击。16团的进攻就在这时候开始了。

段方揣好日记本，他的腿有些抖，体内的氧气供应明显不足。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，段方就死了。

秦朗月说：“你爸爸是个英雄。”她对儿子说：“在随军的记者中，你爸爸是唯一牺牲在进攻途中的。”秦朗月在儿子三十岁的时候说：“你没理由对死去的人说三道四。”

段援朝这时候已经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作家。

秦朗月说：“我必须告诉你事情的真实过程。”

段援朝说：“我没有忘记呢。”

段方站起身随参谋长冲上去。段方摔倒了幾次，但他并没有受伤，他只是太紧张太害怕了。第一次参加战争的人都免不了这样，没有出现身体的虚脱状态足以证明段方的神经相当坚强。16团的冲击来得十分突然，英国人尚未从大炮的轰击中清醒，中国士兵的手榴弹和爆破筒就丢进了掩体。几支火焰喷射器很快就烧溶了钢板碉堡，坚固的庇护所在这种时候成了炼人炉。

在16团夺取了前沿阵地之后，这支能征善战的团队迅速

打扫了一下战场，一个英国步兵连被全歼，在硝烟弥漫的山坡上到处是英国人健壮的尸体。无一幸存。

如果 16 团不去计算战斗成果，这使他们在山坡上停留了大约十分钟；如果 16 团占领联合国军阵地之后马上向纵深发展，16 团的结局肯定灿烂辉煌。现代军人把时间看成胜利和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。16 团的指挥员显然还缺乏现代化战争的经验，他忘记了自己的对手第二次、第三次打击能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，他忽视了突袭对时间要求的严酷性。团长终于发出继续进攻的命令，但是已经嫌迟了。

在美军榴弹炮营和轰炸机群的“地毯式”轰炸之后，16 团以死亡 475 人，重伤 316 人，轻伤 65 人的代价撤出了战斗。

段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阵亡的。

“我为我的父亲骄傲。”1983 年，段援朝讲这句话的时候心情已经和若干年前大不相同。这时候秦朗月躺在床上，她的身体已经浮肿，她看上去象一只涂了石蜡的塑料桶。

“我也同样。”她说。“援朝，但你为什么说你爸爸并不是英雄。”她吃力地喘息，她的眼睛里闪出泪花。她说：“他会很伤心的。”

段援朝把手放在母亲的手上，他准备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母亲，他犹豫了一会，说：“你没理解我的意思。我是说爸爸不是正统意义上的英雄。我为他骄傲是出于另外的原因。”

“我觉得这并不重要。”秦朗月微笑了。

段援朝没有再讲什么。他对身旁的姑娘笑笑，说：“行吗？”

刘明明说：“不累。”她看上去有点憔悴，但仍然风姿绰约。

在医院的走廊里，刘明明说：“你不该和你妈妈讲那些

话。”

援朝说：“那不是李医生吗？他肯定是在找你。”

段援朝的妻子刘明明是实习医生。那时他们刚刚产生微妙的感情，没想过会在 1984 年结婚。

“我来到人间之后，她唯一的任务就是怀念我的父亲。”段援朝在 1988 年夏天回忆他的母亲，他这样说。

事实上，秦朗月对二十九岁之前的段方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。段方成为段援朝的父亲是 1953 年 3 月上旬或者中旬。秦朗月生下段援朝的时候段方已经死去八个半月。1953 年 2 月秦朗月在一次演出之后结识了段方。那一年朗月 19 岁。

段援朝 30 岁以前的许多时候，他想到父亲比母亲要大十岁就有点别扭，他猜测 29 岁的父亲肯定使用了不正当手段，否则 19 岁的少女怎么可能爱上一个可以做叔叔的男人。在他 29 岁那一年，他才知道这个年纪的男人对少女的吸引力有多大。那一年他认识了刘明明，刘明明那一年也是 19 岁，那一年明明还在北京医学院读书，读三年级。那简直是一种依恋。这使得援朝下决心多活一些年，他可不想这个世界上出现第二个秦朗月。

段方并没有采访任务。“你爸爸找借口说要采访我。他是被我迷住了。”援朝那一年已经九岁，他仰面看着妈妈，他相信妈妈的话，在援朝眼里，妈妈肯定是天下最美丽的女人，那时候援朝就能严格区分开美丽和漂亮的不同含义，这证明援朝是个天生的作家。

“你爸爸很有风度。他是一个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。”援朝

十六岁开始戴眼镜。尽管十六岁以后秦朗月再没有就戴不戴眼镜赞美段方的风度，援朝还是免不了在许多时候黯然伤神，他觉得自己有愧于父亲的创造。他觉得自己没办法吸引和妈妈一样美丽的女人。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明明的出现发生太大的改变，他有些惊喜也满腔疑虑，最后他感谢生活和命运的偏爱。

在恋爱期间和婚后的日子里，援朝对明明俯首贴耳言听计从。这种状况肯定在他死的时候也没有可能改变。

“我充其量是个三流演员，他没有理由采访我。他是爱上妈妈了。”援朝十二岁的生日那天，朗月第九次回忆说。1966年1月1日。

援朝那时候就能理解妈妈所描述的爱。他认为父亲没道理爱别的女人，妈妈肯定是最值得爱的女人，他只是怀疑妈妈爱爸爸的理由。他问：“那你呢？妈妈，你爱上他了吗？”他能就这样提问，使朗月吃惊也感到幸福。朗月断定儿子天生具备一个记者的素质，但她没料到儿子成了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作家，其实她早该注意到援朝和许多孩子的不同。

“我胆子小，怕黑暗，还过分敏感，有些神经质。”1989年7月，援朝对明明说。那一天明明提出离婚的设想。理由是援朝缺乏责任感，国家对民族的前途毫不关心。援朝很吃惊，他没有想到爱和政治的联系，他一直以为自己从未愧对过一个作家的良知。他在晚上躺在床上自言自语，“我缺乏政治热情，但我爱你也爱生活。”这时候明明说：“跟你开玩笑理，看把你吓的。”她搂住援朝的腰咯咯咯地笑着。

援朝瞪大眼睛看着妻子，他突然哭了。明明深感愧疚，她努力温暖丈夫，这时候她的内心一定是丈夫的母亲。

“你伤害了最美好的东西。”援朝哭着说。“不该这样。”援朝哭着说，明明也哭了。那个夜晚，明明有了一种预感，她觉得就要失去丈夫，她浑身颤抖，她将自己恐惧的身体依向援朝。援朝侧身而卧室，他四肢蜷屈，象母亲腹中的婴儿。

“那天下午，你爸爸来到歌舞团宿舍。”秦朗月第十九次回忆说，那是在援朝上大学的前一天晚上。援朝没有感到厌烦，他第十九次怀着一种美好的感情听母亲怀念父亲。当然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母亲的最后一次回忆，面对儿子的回忆。

段方敲响那扇淡蓝色房门。开门的是一个南方口音的姑娘。她穿一身很厚的棉军装，她没戴帽子，一头短发刚刚洗过，脸蛋白里透红。她问记者找谁？段方说秦朗月在不在？

“谁找我？”秦朗月一边问一边走出来。在段方眼里，秦朗月没有舞台上那样光彩夺目，她看上去显得清新。秦朗月没穿军装，她上身套一件毛衣，十九岁的女兵胸部隆起让人不敢直视，但段方一眼瞥过之后心为之悸动。他直视着女兵黑亮的眼睛直到女兵低下头并且面泛潮红。当朗月第一次把一个少女的全部呈现给段方的那个夜间，朗月对段方的了解仅限于段方是个孤儿。二十九岁之前的段方对十九岁的姑娘是个谜语，但朗月的出身和教养使她很欣赏西方人的潇洒，她读过许多书，主要是小说和诗，西洋人的作品。一种浪漫的因素通过铅字和纸张弥漫了秦朗月。段方的出现肯定是某种命运的暗示。秦朗月两个小时之后堕入情网。

“我们好象认识好久了。”秦朗月第十二次回忆的时候说。她苍白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迷茫的神往。她抚摸着儿子的头，儿子那时候受了伤，他的脖子上包着纱布，圆圆的脑袋枕在母亲的腿上。

段方死的时候，秦朗月还在北京，她正要随团赴朝鲜前线演出，她接到了一张阵亡通知，还有一枚奖章。16团的幸存者中没有团长和参谋长，一个失去右耳的副营长说：“没有找到段方同志的遗体。”他说：“有许多战友的遗体都没办法找到，遗物也没有。”

秦朗月已经没兴致哭了。这时候她说：“段方留下了儿子，这是他生命的延续。”援朝正躺在一张小床上睡觉，他只穿着小背心，光着屁股。他的两腿蹬了几下就射出一线晶莹的童子尿。

一个耳朵的副营长对朗月关于生命的议论有些惶恐，他没有读过书也没有想过生命的终结和延续的问题，他吱唔了几句说：“援朝是烈士的后代，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人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朗月的眼泪又险些不能控制。

段方和秦朗月1月相识，2月结婚，3月的25日段方奉命入朝，4月19日段方阵亡。“我母亲的生命只有53天。我是属于她自己的生命只有53天。”1983年冬天，明明下决心要嫁给段援朝。援朝目瞪口呆了将近十分钟。后来他终于开始清理自己的思路，他把明明拥进自己的怀里，他小心翼翼不碰撞明明的乳房。他说：“我希望你属于你自己。”明明睁着黑亮的眼睛看着段援朝，她甚至有点怀疑援朝是在委婉地拒绝爱情。

援朝肯定猜到了明明的想法，他更加惊慌更加语无伦次。他终于说：“我不愿意我的生活里有第二个秦朗月。”

明明马上就激动得热泪盈眶。那是在援朝家里，那是属于援朝的一间10²米的书房兼卧室。隔壁是秦朗月的琴房，门厅对面还有一间稍小些的房间，秦朗月的卧室。这套住房在北京相当不错。秦朗月1979年落实政策之后就分得了这套住房。

援朝从未想过要和母亲分开过生活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都是唯一的亲人。援朝的房间里清洁简朴，书架占据了房间的绝大部分空间。援朝习惯于睡地毯。朗月怕儿子受凉，就买了一条充气橡皮垫子。那天下午，明明和援朝坐在柔软的垫子上交流思想。

天就要黑了，援朝羞怯地说：“明明，你不要走。”

明明把面孔转向写字台上的一幅照片。一个年轻男人正伏在一张长条椅子上写字，他看上去就是援朝，只是他没戴眼镜。“不要开灯。”明明喃喃说。“这样我喜欢。”明明转回脸看着援朝。援朝看着明明，他说：“你真的愿意做我的妻子？”

明明伸出手，她一点一点接近援朝的身体，她的手触及了援朝的额头面孔和胸膛。她能透过自己的颤栗感觉出援朝的颤栗。

那天晚上，明明第一次感受到男人的慌乱急迫还有激烈的温柔。“我没有很疼痛的感觉。”第二天，明明对她的好朋友说。

“性的全部快感取决于内心的热情。”明明的好朋友说。她是明明的同学，住同一寝室。她叫巫峡。巫峡将在毕业前夕死去，她死前毫无预兆。刘明明和援朝一同参加了她的丧礼。明明哭得休克了。

“你是爱上他了。”巫峡说。“你真幸运。”巫峡说。“能爱上一个人，真幸运。”巫峡说。1983年冬天，巫峡24岁。

援朝和明明一夜没睡。援朝完成了第一回尝试，就再没做什么。他只是拥抱着明明不停地说话。在那个夜晚，援朝肯定讲尽了他一生的所有语言。在以后的若干年中，明明感到援朝沉默寡言，他的面孔总是笼罩着一种宁静的温馨。直到他死，

他始终会在我面前呈现着这种神情。明明想。1989年7月那天上是唯一的例外。援朝哭了，他的眼睛里是一种绝望和茫然无助的东西，让明明痛彻肺腑的东西。

1983年秋天到第二年春天，秦朗月大部分时间都躺在病床上和疾病对抗。援朝和明明海誓山盟的那天晚上，秦朗月在梦中见到了援朝怀里抱着一个漂亮的婴儿，婴儿伸出胖胖的胳膊，婴儿的笑声使秦朗月水肿的脸上浮现出难以辨识的微笑。她听见她的钢琴在一个美丽的女孩手指下奏出她熟悉的曲子。病房洁白如雪。

明明穿着援朝的睡衣，她弹奏《少女的祈祷》，那正是秦朗月最喜欢的钢琴曲。援朝听着，心里的那种预感来得十分强烈。他缩成一团紧闭双眼，他觉得一种刺痛正伴随着旋律涌来。清晨，北方的太阳正艰难地爬离地面，城市的烟雾覆盖着高高的楼房和低矮的瓦屋，腐臭的垃圾正伴随着季风开始席卷小巷。援朝蜷缩在十一层楼的阳台上，盼着太阳快些冲出楼群的压迫。

这一天清晨，秦朗月肯定是最后一次怀念自己的丈夫。她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，生命正安闲地留恋第一缕透入的阳光。秦朗月的神智时而清晰时而朦胧，洁白的墙壁正变成金黄，她浮肿如鼓的身体在被子下面艰难地起伏，她的心在疲惫的躯体里努力变得温柔和悲伤。她正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个寒冷的春天。

段方的身影在窗前晃动，城市的灯火使健壮的身体微微闪亮。秦朗月披上棉衣来到段方的身边，她看见墨黑的天空中有一个片星辰匀速移动。她惊讶不已。

“飞机。”段方把秦朗月揽到身前。“东南方向，不是飞向朝

鲜吧。”段方的眼睛在幽暗中闪着奇异的光彩。“我要去朝鲜了。”段方平静地说。

秦朗月明显在颤栗了一次，她一下抱住段方。“你没说过。”

“我想起一部电影，《魂断蓝桥》。朗月，”他捧住朗月的面孔。他深情地注意这张没有岁月痕迹的脸。“我们认识得迅速，结合得迅速，分别也迅速。”他笑了笑，“我二十九岁，经历了三次战争。两次在中国，一次在朝鲜。”他拥着朗月回到床前，他替朗月盖上被子，然后他钻进去挨进朗月的身体。朗月紧紧地抱住段方。三十年后秦朗月似乎仍然能感受到段方寒冷结实的身體。“在中国，两次战争改变了中国人的处境，战争竟然意味了进步和许多人的新生。”段方把脸贴在朗月细腻耸起的乳峰之间，以后的许多清晨，朗月都能感受到那种温柔和求助的压力，每当这种时候，朗月就要泪湿枕巾。她默默饮泣，她透过泪眼凝视熟睡中的儿子，援朝睡得安静而胆怯，他总是蜷屈成一团。秦朗月回忆着段方的身体和力量，她泪如泉涌。

“美国人不该在朝鲜打仗。”段方说。“我喜欢麦克阿瑟和布莱德雷，这是两个了不起的将军。但我现在对他们失望。”段方叹一口气。他坐起身，他点燃一支烟。“有些事你不懂。”他说。朗月点点头。“我也不懂。”朗月点点头。“美国人正丢弃《独立宣言》的精神。那是一种人类精神最崇高的一部分。美国人正在丢掉它。”段方的目光茫然地注意着袅袅升起的烟雾，许多年之后，朗月仍然能听见丈夫略呈沙哑的声音。

“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：人人生而平等，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力，其中包括生命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，为了保障这些权力，人类才在他们之间

建立政府，而政府之正当权力，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。”

朗月问：“我们应该打这场战争？”

段方想了一会，说：“我想是吧，至少，杜鲁门不是罗斯福。我尊敬罗斯副。”段方重新躺下，他紧紧拥抱朗月。“如果我死了，你应该有新的生活。”朗月哭了。她不许丈夫讲这种话。她说你是记者，用不着上前线的。“我是认真的。”段方讲。“一旦参与战争，你只能是战士。你必须面对胜利和失败，面对死亡和生存。你不可能去选择哲学和历史，枪林弹雨迫使你抛弃思考而去杀人，你别无选择。还有被杀。”段方说：“我爱你，但我不喜欢你为死去的人活着。”

秦朗月再也不能抑制，她放声大哭，她竟然想不出什么话来反击段方，她太年轻了，她或许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她的丈夫。段方肯定也哭了，他们在抽泣声中做爱，泪水和汗水融合在一起。极度的悲伤带来巨大的快感，他们在晨曦中盘踞成奔放的雕像。

朗月推测，援朝就是在那天的清晨开始他的生命过程的。事实上，她和段方都没有想到生孩子是否必要，他们只是不怕有后代出生。在那天清晨，他们的交合完全是永别前的最绝望表达。完全可能，在他们双双进入高潮之前，他们就已经预感到生命分离的必然，因而他们尽可能使那种最后的激荡和意识的消失延迟到达。他们吸吮彼此的汗水和汁液，他们倾听生命以怎样一种声响撞击，他们吞食对方发出的呼唤，他们在预感中承受人类最痛苦的欢愉。

“援朝！我的儿子！”秦朗月用力呼唤。

援朝抱着母亲的梳妆盒。那是一个紫檀木盒，上面雕刻一

个悬挂在十字架上的中年男人。它是外祖母送给母亲的结婚礼物之一。外祖母是一个虔诚的新教信徒。她死于1962年，她死于严重的营养不良。老太太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粮食不着痕迹地给了外孙，她死的时候骨瘦如柴。秦朗月说：“体重不超过30公斤。”

出租汽车疾速奔驰在北京一条很僻静的街道上。明明神色紧张地坐在援朝的身边。援朝面容平静温和，只有过分用力的手指有些颤抖。“请你马上来医院。”李医生在电话里说。“带上秦老师的梳妆匣。秦老师说你知道放在哪儿。”援朝什么也没问，他轻轻放下电话，他看见明明担心地注视着他。他对明明笑笑，他摸摸明明的头，说：“我母亲就要死了。”

“你喜欢你的名字吗？”这时候秦朗月坐在床上，明明的手伸在秦朗月的背后，使病人坐得舒服些。

“妈，我很喜欢。”援朝说。

秦朗月伸出肿胀的手抚摸儿子的脸，那曾经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的手，它如今丑陋笨拙。“不是妈妈给你起的名字，你还喜欢吗？”她凝视儿子。“部队一个首长给你起的名字。”

“妈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听着。”援朝说。

“改了吧，就叫段和平。”秦朗月歇了一会，对略显惊诧的儿子说：“你爸爸的意思。”她从怀里吃力地掏出一枚黄铜钥匙，她打开梳妆匣，段援朝和刘明明看见了两封发黄的信札。

“妈，你说爸爸没有过信件，没给你写过。”援朝说。

“你生妈妈的气吗？”

“不，不生气。可是，妈……”

“你想读一读吗？”秦朗月对明明笑笑，“没关系，你不必走开。这种时候，什么危险都不存在了。”她摸摸明明的脸，“孩